

卷壹壹零貳

本刊合

史料 与 阐释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104

Supported by Shanghai Leading Academic Discipline Project, Project Number: B104

史料与阐释

(贰零壹壹卷合刊本)

主 编: 陈思和 王德威
执行副主编: 张业松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料与阐释. 贰零壹壹卷合刊本/陈思和,王德威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309-09541-8

I. 史… II. ①陈…②王…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史-史料②当代文学-文学史-史料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9099 号

史料与阐释. 贰零壹壹卷合刊本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责任编辑/孙 晶 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5 字数 589 千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541-8/I·743

定价: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头语

《史料与阐释》的缘起是这样的:2007年,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申报上海市重点学科获得成功。在专家们反馈的意见中,有专家指出,我们学科的科研成果里,史料建设成绩不小,但重视不够;建议我们成立一个史料研究中心来整合各种史料整理的成果。这个建议鼓励了我们。于是在学科规划中,列入了建立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和出版史料辑刊的计划。但是后来事情多曲折,“中心”直到现在还在筹备过程中,经费也没有到位,出版一再延期。约来的稿子也因为时间太久,有些被作者拿回去另外发表;有些论文已经收入了专书。这样一拖就拖了四五年,这是我们深感抱歉的。直到最近,这个辑刊被列入中文系985三期的规划,才落实了出版经费。

于是有了《史料与阐释》。

复旦的前辈学者一向重视现代文学的史料建设。三十年来,贾植芳先生参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章培恒先生、王继权先生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等大型丛书,潘旭澜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等辞书……都为这个学科在“文革”废墟上重新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基石。我们现在编辑这本《史料与阐释》,正是想沿着前辈奠定的学术传统继续走下去。

《史料与阐释》的栏目分“文献”、“资料”、“论述”三大部分。“文献”包括作家佚文、日记、书信等相关材料的收集;“资料”包括整理、编撰作家年谱、期刊目录,以及考证各类文献资料;“论述”不仅仅是对史料的深度阐释,也包含本学科各种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现象的探讨。

本卷主打栏目是对同在2008年去世的三位“胡风冤案”中的受难者的纪念。贾植芳先生是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他于2008年4月24日去世,我们在他三周年忌日前编了《贾植芳先生纪念集》,但是因为稿件太多,我们有意撤下一批先生的书信及相关说明材料;当时还有三篇旧稿,是先生生前九十大寿时几位作家学者的祝词,考虑到这些文稿与纪念集的气氛不协调,故也未收入。这次一并发表于本刊,表达我们的纪念。只是深感遗憾的是,当年的作者章培恒先生和赵长天先生,如今也已经作古。文章发表在此,也是对他们的纪念。耿庸先生于2008年1月18日去世,彭燕郊先生于2008年3月31日去世;路莘女士和龚旭东先生分别编辑了耿庸先生和彭燕郊先生的纪念专辑,授予本刊发表,这是我们要衷心感谢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期已经发排之后,我们收到谢小玲女士提供的一组方然、谢韬的珍贵资料,也一并编入了。论述方面有陈方竞先生研究胡风文艺批评的新作,以及许俊雅教授在旧著基础上对胡风译著《山灵》版本的重新考证,都是值得推荐的。

《史料与阐释》面向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希望得到广大同行的支持并积极赐稿。

目 录

【文献】

贾植芳专辑

- | | |
|--------------------------------|-------------|
| 贾植芳、任敏致胡风、梅志、路翎等信件选(1979—1981) | 贾植芳 任 敏(2) |
| 贾植芳致李辉信(1992—2008) | 贾植芳(22) |
| 贾植芳致董大中信(1982—2005) | 贾植芳(27) |
| 乡贤、前辈、师长——怀念贾植芳老前辈 | 董大中(44) |
| 贾植芳致钦鸿信(1982—2006) | 贾植芳(51) |
| 贾植芳先生给我的十封信 | 钦 鸿(56) |
| 贺贾先生九十大寿 | 王安忆(61) |
| 在庆祝贾植芳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 章培恒(62) |
| 敬重贾植芳——在庆祝贾植芳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 赵长天(64) |
| 贾植芳对鲁迅的承传 | [美]舒允中(66) |
| 贾先生的教诲 | [日]坂井洋史(70) |
| 怀念:在先生远行以后 | 何 清(74) |

耿庸专辑

- | | |
|-------|-------------|
| 霜天集 | 耿 庸(78) |
| 耿庸佚文选 | 路 莘 辑校(114) |
| 我读耿庸 | 路 莘(126) |

彭燕郊专辑

- | | |
|--------------------------|--------------|
| 溱浦土改日记(1951.12—1952.1) | 彭燕郊(134) |
| “文革”日记选录(1967年5—6月) | 彭燕郊(197) |
| 《诗歌与人》“诗人奖”获奖答谢词 | 彭燕郊(203) |
| 回忆严杰人 | 彭燕郊(204) |
| “对诗的亵渎是不可原谅的!”——彭燕郊先生访谈录 | 吴投文、邹联安(209) |
| 我心目中的彭燕郊老师 | 汪华藻(212) |
| 整理说明 | 龚旭东(218) |

谁愿意向美告别?

李振声(222)

谢韬专辑

方然给谢韬的信(1949—1955)

谢小玲 辑校注(243)

谢韬日记摘录(1949—1955)

谢小玲 辑校(255)

冯异专辑

他是大勇者——阿垅印象

冯 异(278)

舒芜的“交代”

冯 异(281)

《边城》断想

冯 异(285)

《上海屋檐下》与《芳草天涯》

冯 异(288)

【论述】

胡风左翼文学批评论

陈方竞(294)

关于胡风译作《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的几个问题

许俊雅(354)

胡风“找路”时期的一则珍贵史料——介绍钱形的《胡风在南通》

钱文亮(366)

以想象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胡风《时间开始了》的一种解读方式

梁燕丽(371)

【资料】

彭燕郊自撰年谱二种

彭燕郊(382)

彭燕郊小传

彭燕郊(390)

冀汧年谱

赵双花(393)

文献



贾植芳、任敏致胡风、梅志、路翎等信件选 (1979—1981)

1979 年

一、10/07^①

路翎兄：

二十多年不通音向。彼此都处逆境中，心境相同，前月曾卓兄来沪，才知道你的一些情况，今天我和耿庸兄在一块喝酒，看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健康有所恢复，我们都很喜悦，前听人说，光人兄在蜀中听到你的悲惨遭遇，曾为之落泪不止，我们也深受感动。

我在 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被放出，押回原单位劳动，去年秋间，才又回到中文系工作（编写教材）。多少年不接触此道，干起活来真有隔世之感。任敏这些年在我的家乡种地，现居上海，户口尚在交涉中。

明英兄是否还在工作，孩子们情况如何，我们都在念中。

希望你为民珍摄，早日完全恢复健康，继续拿起笔来。匆此不一，即颂
近安，并候阖府清吉！

耿庸兄和任敏都附笔问候

贾植芳

10.7 夜

来信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即可。

请代候绿原、牛汉诸兄 又及

^① 先生 1979 年 10 月 7 日日记：“上午进市区，先到南京路食品公司买好酒菜，步行至郑兄处，何、王二兄已在。饭后，王兄辞去，和郑、何共游静安公园，此处本为外国坟山，三十年前，我们曾和光人兄夫妇多次来此闲坐。4 时许离开公园，在静安闹市上信步走了一个时辰，盖已二十有余年未涉足此街矣。归来已近 6 时，写申请一，给路翎信一。”（《解冻时节》，第 148—149 页）。

信和日记中提到的人名中，（余）明英为路翎夫人，任敏为贾植芳夫人，郑（炳中）即耿庸，光人即张光人（胡风），何指何满子，王指王戎。——编者。

二、10/29—30^①

光人兄：

今晨上班收读25日的航信，知道你们健康地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感到无限的欣慰。多年来我的耳边听到过关于你的情况的各种传说，甚至半年前吧，我偶然间看到日本翻译出版的毛选五卷有关注文（日本译者加写的），那里也记载了一些传闻，真是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这使我想起你在40年代初期用易卜生的剧名做题目写的一篇文章，历史仿佛又退回到40年代，甚至走得更远。但这个日译者对你的介绍，是比较客观的。正如我新近看到的一本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学著作中对你的介绍是实事求是，可见历史自有公论。

我在66年4月出了蚕室，回到原单位印刷厂当“工人”，中间又在五七干校种了二年地，去年九月间才回到中文系参加编教材工作。任敏58年底被送到青海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工作，62年下放到我的家乡种地，一种十六年，目前已回到上海，我们多年靠力气生活，身体倒比过去还结实一些了。

上个礼拜，炳中、满子、王戎在我们这里，看到何兄妻妹夫妇看过你们以后的来信，大家都多喝了几盅。王戎新从新疆回来，他在那里过了二十年，目前和杭行兄住在出版系统的招待所候差。杭行我还没见过面，据说他一家大小在宁夏落户多年了。罗洛听说58年就去青海扎根了，谁也再没见过他（据说在青海日报编副刊）。炳中妻子王皓57年投水而死（近已平反）。史华66年和炳中同时出蚕室后即自经而死，他的妻儿早已被人“接管”，任敏67年首次来沪探望我曾在街上碰到过史的妻子，才得知他的死讯，他的妻子说起这些情况，泣不成声。俞鸿模兄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今年三月间，和孔另境一块开的骨灰安放仪式会，我们得到通知，送了一个花圈。前数月我在炳中处碰到王戎前妻张某（名字不记，他们早离婚了），她说彭柏山文化大革命中在河南被殴打而死（彭在那里一个农业学校教书），他的妻子在上海制片厂工作，继续在为彭的昭雪问题四出奔走。梅林已瘫痪，退休多年，他的儿子顶替了他的空缺，我们还未见过他。张中晓早已病故。朱声下落不明。陈性忠听说还活着，具体情况不知。王思翔近去浙江找他写稿（王上月来过上海，他现在安徽编《清明》，也是今年夏天才恢复工作），等他从浙江回来后，当可明瞭朱、陈情况。顾征南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我们都未见到过他。王元化是在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文革前在上海文学研究所），他托人带过口讯来过，没有见过面，他比较忙碌，最近听说作为北京的特邀代表去北京开文代会去了，他的妻子住在医院里。满涛于去年病殒。曾卓兄于七月间自武汉绕道北京来上海出差，他去北京去看过一些朋友。徐嗣兴兄给炳中信中说，身体已渐恢复正常，但精神仍然不济，连看稿子都觉得吃力，我也给他写过一信。据曾说，黄若海早已身死，守梅、芦甸、吕荧这些年也先后辞世。……

你和梅志兄看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难过，绿原信上说过，他现在碰到人就劝人家读中国历史，那么就请你们用“中国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一切吧！

^① 先生1979年10月29日日记：“今晨上班接光人兄航信一，知道了他们的近况，不胜快慰。晚当函告炳中诸兄。”1979年10月30日：“晚……写成都张公一信及赵景深一信，明日发出。”（《解冻时节》，第164页）。这封信是劫难后第一次与胡风的通信，29日开始写，30日最后完成。

信中提到人名中，陈性忠即冀沅，王思翔即张禹，（陈）守梅即阿垅，朱声即方然，徐嗣兴即路翎，杭行即罗飞，（许）史华为泥土社老板，俞鸿模为海燕书店老板。——编者。

我日内将去安徽黄山开一个教材会议,下月中旬将去北京参加文学研究所召集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会议(参加的有三十所大学中文系人员),在京当有半个月的停留,回来再给你们写信。

我们请求你们千万保重身体,千万!千万!

匆此,祝

健!

芳 10 月 29 日夜

任敏附笔问候晓谷晓风晓山都好!

信写好未及寄出,今晚我们去了炳中那里(他和第三个孩子一起生活),何兄也到了,他们看了你的信,都好生喜欢。曾卓兄来信称,已得到陈性忠信(因为曾兄在《诗刊》发表了几首诗),陈现在浙江海宁一个中学工作,算是找到他的下落了。曾信说,绿原也出席了这次文代会。何兄单身住在上海,他的爱人小吴这些年也饱经辛酸,现住浙江杭州和女儿女婿一道生活。

芳又及 次夜

三、11/16^①

路翎兄嫂:

接读来信,知道你的健康有所进展,我们都很高兴。近得谷兄信并看到他的近照,使人非常快慰。

我去黄山开了近半个月的会,昨天回来,下月初我将去北京参加文研所召开的一个会议(属于高教系统的会),4 日前后可以到京,届时我将带些酒菜去你们那里喝两盅叙叙。

得耿庸信,知道陈性忠兄仍然健在,朱声兄却已故去。既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就还得做些事,希望兄拿起笔来写东西,张禹兄现在安徽编《清明》,他一定欢迎你为他们写些东西。

请你们继续注意健康,保重身体。

祝好!任敏附候

贾植芳

11. 16

四、11/23—24^②

光兄:

我 15 日从黄山回来,从炳中、满子二兄处得读来信,备悉一切,尤其是何兄妻妹夫妇

① 先生 1979 年 11 月 16 日日记:“(从黄山参加学术会议)抵家后,得耿兄寄来的胡公近照一帧,是他和长孙游峨帽的照片,样子很健壮,不像‘屈原’的样子。看路翎信,他的处境像是很寂寞。”(《解冻时节》,第 166 页)。——编者。

② 先生 1979 年 11 月 23 日日记:“晚,写张公一信,附寄相片一张及耳耶何兄所作旧诗数首,供他客中消除寂寞。”“昨日得何兄一邮袋,见赠古典新出版的《鉴真和尚东渡记》一本;附有他的妻妹一信,谈胡公夫妇多年生活遭遇。何兄说,比较起来,但丁想象力不免相形见绌,因为他们的遭遇,比但丁写的‘炼狱’情况还可怕,使人读后,真如何兄所说,有‘人间何世’之感。”11 月 24 日日记:“给胡公信,上午发出。”(《解冻时节》,第 170、171、174 页)。信中人名:耳耶即聂绀弩。——编者。

的来信,他们叙过了你们这些年的生活,际遇,其情其境,简直超过诗人但丁的想象力,使人恍如置身于中世纪。我们这些人,这些年也都是背着沉重的枷锁,这么活过来的,因为我们相信历史和人民才是真正的权威。

我在黄山近十天,碰到不少中年教师,他们一般都对55年事件反感,认为是莫须有。江苏一个同志说,他们准备写文评你的文艺思想,正在读你的主要著作(附带一说,你的书在我们这个学校的“教师阅览室”现在已经开放了),也有一个四川大学的女教师陆某,她特地找我了解你的情况,我因对她不了解,只能含糊应之,她说回成都后要去看你。现在人心莫测,不可不慎,也或许是我神经过敏,总之,你如碰到这样的人,应冷静对之为佳。“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二十多年世情变化之光怪陆离是书上没有记载过的。

看牛汉兄来信,得悉北京下月可能举行一个200人出席的“专业”会议,如属事实,北京可能有人找你商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鸿门宴式的会,我们希望你第一应争取一些朋友出席这个会,造成声势,如,何兄这样的朋友,他55年无辜受累,被扣上帽子,列为同类,57年却又以反什么集团的案攻击文艺领导罪名,带上第二顶帽子被撵到边疆,又继续被关押,他的爱人也同时受累,吃尽苦头。这样的朋友,应该能与会才好。第二,我们都希望你参加这个会,千万不可感情激动,应取冷处理办法,以高姿态出现,这只会赚到同情和尊敬(从这次文代会的情况看,这大概是一种人同此心的现象,因为这些年来,吃过“梨子”尝过味道的人太多了,他们也从实践中有所领悟和认识),周这帮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冲激,他们之间也积累了不少的个人恩怨和矛盾,应该珍惜这个变化的形势,因势利导,我说的可能不清楚,总之,应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激动,分清主次,把大是大非弄清楚。我们这些人,如果出席的话,也会有话要说,你少说后说,我们先说,多说,这个想法,不知你以为如何?

我准备下月二日动身去京,因为规定4日报到,这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一个现代文学史资料会,据通知说,住在日坛总工会招待所,会期十天。绿原兄昨信说,他也极希望我到京后一叙,路翎兄前亦有信来,我都会去看他们喝两盅,你们如到京,即可向绿原之处问我情况,我得信后会去看你们,面叙一切。

我也托何兄关照他妻妹这一对贤伉俪,要求他们能在生活上多照料你们,如抄文稿,跑资料之类,你年纪大了,从照片看,我们为你的健壮体魄高兴,但也极希望你们多注意保健,为国珍摄,如前信所说,我新近看到一个俄国女人叫Olga Long写的一本书叫《巴金和他的著作》(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这里有一个注,对你作了公正的历史介绍,我已作了记录,近又见到日本的一个书目,日本一个叫“东洋文化研究纪要”的杂志,在75期(1978年3月版)上有一个叫近藤龙哉的人写了一篇研究论文,题目是《胡风研究,ノート(一)》,我已托人去找原杂志,这些事例,说明历史自有公论,任何权势只能逞威于一时,谁也玩弄不了历史和人民,这些年来(我回到社会上,即是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收集了有关文章的报刊材料,随我流转,除有少数失散外,一般都保存了下来,也许你不可能看到这些,如需要,我可一块寄你查阅。

任敏已来沪一年,学校说,她的事情已报上海统战部处理,我们现在都住在学校招待所里,何兄妻子近已调回上海工作,但房子还没有,寄住在朋友家里。此次在黄山,碰到上海作协一个人,他说,王元化55年以后去作协资料室工作,虽未戴帽,但甚受歧视,他曾三次发狂,近已改正,恢复党籍,所以出席了文代会云,王元化上半年托人带讯给我说,刘雪苇这些年在河北定县一个文化馆做事,已去京得到改正之。

附信寄去何兄和耳耶旧诗数首,他是抄给我看的,我不懂老诗,但意思还理解一些,对耳耶和他的诗,甚为欣赏,寄去供你一阅,可或稍除客中寂寞也。寄去的照片还是1967年春任敏初来沪探望我时的照的,现在比这个样子又老了许多。

我到京后,当再写信

梅志兄一同

握手!任敏附候

芳十一月二十三日夜

又:“安徽大学学报”近期(1979年3期)有某君写的《论真实》一文,你可找来一阅,看看民间舆论。

还说一件事:我在黄山听四川大学的一个王姓同志说,他们编曹禺材料(著作目录索引)曹禺嘱咐再三地对他们说,他55年写的反胡,57年写的反右文章都是领导叫写的,不是由衷之言,要求把这类文章从他的著作目录中挖掉,我上述的找我问你的川大那个陆某在大会发言时,只提曹禺,不愿保留他写的反右文章,不提反胡文章。因此,我对此人有所看法,请你对这类人保持警惕。

又据学校有些人士说55年问题正在复查,也许会有人来找我问些什么,前两天上海出版局来过两个干部,找任敏谈情况,也说上海有这么个小组,专门处理这个问题。

芳 又及 24日午

五、11/28^①

光人兄:

来信收读。24日发出一信,想当收到。今晚晤炳中兄,可惜因时间关系,来不及找何兄,他今天信说,你托他亲戚寄来的诗作已到沪,约礼拜五见面时交我,我已买好去京车票,礼拜日(2日)就要动身进京,因此等回沪后再说。

你要的刊在《人民文学》上的诗,已找到,由任敏抄好,随信寄去,“起点”一时找不到,已托炳中兄在“辞海”找,如找不到,俟我回来后,在学校旧报刊仓库找,总之,一定会找到给你抄去。

上信说《安徽大学学报》和11月份《雨花》都有些有关文章,我今天在市内跑了几处报刊门市部都没有买的,炳中兄处有一份出版局印的《报刊动态》,有节录《雨花》文章的报道,所以一块寄你作为参考。美国哈佛大学1967年印的关于巴金研究的书,有一条介绍你的注文,我随手译出抄寄你。

有一本武汉师范学院印的《关于当代文艺问题的内部讲话选编》,已嘱任敏挂号寄你。

说,上海社会科学约他们写有关你的文艺思想文章(来说,北京已打印出你的一份文章材料在内部传阅,不久可公开发表)我建议就从现实传统说起,他们已动笔,因约定7月10日前交稿也。

我到京后,当面晤李何林先生,以及在京诸友,情况如何,当会写信给你。

匆此

^① 先生1979年11月28日日记:“上午去上图抄目录,下午听文代会传达,四平八稳,绝口不提谷非及会议上对周扬的意见……晚去炳中处喝酒;归来后,寄谷兄及何兄各一信,明天发出。”(《解冻时节》,第175页)。——编者。

《报刊动态》诗抄附在书卷内。

六、12/30^①

谷兄:

我于24日返沪,在京住了二十多天,回沪后,在炳中处看到梅志兄信,知道你因病住院开刀,身体虚弱,我们都很挂念,健康情况关系重大,望你善自珍摄,早日复康出院,是所祷祝。

我到京后,参加了嫂子丧仪后,即参加了文研所召开的现代文学资料会,我还被抬举参加了领导小组工作。这个会议由荒煤主持,他报告了文代会精神,特别提到文代会上关于你的事件的反响内容,说是这个事件原由公安部办理,现在中共还未作出决定,说一二月内可解决,在解决前后要开一个会,必要时请你参加云。这个会议要编选30个专题,你的专题由广西大学负责,讨论时,议论纷纷,经过这些年的锻炼人们的头脑清醒了,认为这是一个文学流派,这个事件是历史一大公案,应精选两方有关文章,并编印出《七月》《希望》及各丛书的全部细目,以恢复历史真相。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亦有争论,总之,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不容歪曲,胜利的是群众,不是权势者。

牛汉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头一天也来参加了会议,绿原也来看过我,他们说还比较复杂,因此我曾要炳中写信告诉你,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感情用事,应因势利导,争取首先在政治上解决问题,其他有关历史上的争论,人事纠纷等,留待以后解决,若把这些都混在一块儿,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以至为人可乘,总之,必须冷静处理,有步骤地解决问题,个人恩怨暂不宜计较,不知你以为然否?

我开会时,住在日坛路总工会招待所,打听以后,才知道嗣兴住处,离这儿很近,因此,我到京后头一个礼拜天下午,买了些酒菜,带了上海香烟去看他们,他们的住处是贫民窟,我到时,嗣兴和明英都在家,嗣兴还认识我,他们说,接到我从上海来的信,知道我将来进京,他们没敢出门,盼我来。说晓山礼拜六来过,说谷兄生了病,晓风已于前一日晚车去了成都等等。嗣兴头发已灰白,神志还算清醒,但还不正常。明英说,前些时候,他还时常怪叫,现在好些了,我们大口吃烟,喝酒,明英和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张罗着弄了些菜。我看到原来这么生龙活虎的一个人被折磨成这幅样子,不禁老泪纵横,不能自己,真有人间何世之感。他给我看了你的来信和你们全家照片,你叫晓山送他的药酒,他说每天喝一杯。明英说,他的机关领导前些日子来看过嗣兴,表示了关怀,他们送来过两个剧本给他看(牛汉说,他看过的剧本,都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多意见,像杂文),后来不送来了,他不想去向他们要,我劝他,好好休养,他们不送你不看,送来就看,写些简单话说就行了,不必过于劳累,可写的东西太多了,不写对不起子孙万代,明英问他,你有这个信

^① 该信在先生日记里未提到。但在1979年12月25日日记里有一段与信中内容的记载:“早上上班……于敏同志要我去组织部找一女同志谈话。这个女同志我在干校见过,据说是原新闻系副书记,现为党委监委,管落实政策。她对我说:55年处理你,由于两个问题,一系历史,一系胡风问题。关于历史问题,你在革大说过了,去公安局说的具体些,现在不说了;关于胡风问题,我们也查阅了材料,你解放前和他来往较多,重要的是解放后是否参加‘阴谋活动’,因为现在还没否定反革命集团;因此,关于你和胡的交往,特别是解放后,是要再写一下,实事求是,就是说,是不是够个骨干。你是教授,会写的;这还牵连一些学生云云。”(《解冻时节》,第178页)——编者。

心吗,他听了笑了起来,我心里很安慰,我们吃过饭,他就靠在床头鼾声大作地睡去了,我坐到九时许,等他醒来才告辞,他家已新买几只果盘和茶杯,比绿原去时的光景有所改善了,明英说,他还不能读书,每天去附近日坛公园走走,还能帮助家里去附近菜场买菜。

在第二个礼拜日,即16日,我的会开完了,我即将搬家,到崇文门旅馆。去住前,我又一次去了他们家,给他带了些桔子。他说上次买的酒还没喝完,又和我喝了一回酒——结果一瓶酒还是没有吃完,因为我们到底老了,不能纵饮了。去此以前,牛汉对我说,在我去过芳草地后,他也去了一次看望他们,牛汉并把自己保存的路翎几本小说——《朱桂花的故事》等送还给他。他这一次比上次我去看时又有了些进步,明英也说,朋友们能多多去看看他很好。我说,大家要努力把他的魂招回来,但他的神志还不是很正常,当我对他说,绿原对我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一本中国小说史对他的作品作了分析研究。他反复问我说,美国人说这是不是内部矛盾,他女儿在旁说,你看,他又咬住这个问题了。我听了觉得很伤心,他的精神受的政治伤害太深了,这天我在他家又坐到九时多才告辞出来。我临行前到去天坛家中看绿原,我说,希望大家能常去看看他才好,大家努力把他抢救过来。绿原说看情况,最好是在问题彻底解决后能使他到一个地方休养一年,改换一下环境才行,接着我们又叹息了起来……

我开毕会,住到崇文门旅馆后,曾写给李何林先生一信,请他认为方便的时候约定一个时间我去看他。他接信后,打过两次电话,又自己跑来旅馆一次,都没找到我。我晚上回旅馆才看到他的条子,如约第二天晚上去他家吃晚饭。他谈了北京文坛的一些情况,也谈到你的病况,他说吴奚如的文章,他们的鲁迅研究资料下期刊出,约明年2月间可出版云。

我也去后海看了一次肖军,他身体很好,他说,他到东北跑了一大圈,作过一些讲演:当人们问起你的情况时,他如实地介绍了你的这些年的苦难遭遇,他也谈了他在文代会的两次发言情况。

在我们开会期间,文研所的一个理论组的同志作了一次发言,题目是“解放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特别谈到你的评介问题,作了历史回顾。他认为20年代的左的东西从未具体研究过,总结十七年很有意义,这与30年代问题未解决很有关系。这位先生说“胡这些人的政治问题,这是公检法组织部的事,但他们的文艺思想对还是错”?“经过了几十年,我们当时对他们的批判是否恰如其分”?“作家如果没有主观激情,主观战斗精神,他们的作品如何能感动人”?“这些都是要研究突破,文学研究工作才能前进”云云,这些都反映了市面的行情。

我回沪后,南大一位同学来看我,据说南京正在开展对你的文艺思想的讨论,南京前些日子开过一个现实主义讨论会,周扬先生也到会参加并作了发言,也被问到你的问题云云。我在京时还听说,文研所一位同志专门研究你的文艺思想已有数年,还写出十多万字了。

炳中云,他已被通知,出版系统给他们(包括任敏)最近要解决问题,学校组织部我回来后找过我,说是正在复查,但又提出一个怪问题,要我自己解答。是否判我为“骨干”不够格。我觉得这很滑稽,因为这是他们定的,怎么他们反而这么问起我来了。看看再说吧。

王戎已作了处理,被委派编一个叫“大世界”的群众文艺刊物,明年二月创刊云。

我们希望你目前把这一切都放开,专心治病,养身,这是第一要务,前些时传说的那

个会议,消息毫无,可能还有一些周折和过程。但不管怎样,我们信任党中央和群众,问题迟早总会得到正确处理的。

梅志兄一同。

祝你早日复康

芳上

12.30 夜

任敏附笔问候

1980 年

一、06/05^①

梅志兄:

久不写信,你们到京后的来信,我从炳中兄处都看到了,知道光人兄初到京时,情绪很佳,但不久又以神经失常见闻,非常惦记,也非常焦心,想来是由于他长期脱离社会,进京后由于接触到各色人等,听到各种人与事的变化,以至精神上不胜负荷之故。因之,要求你在生活饮食上对他多加照顾的同时,要在精神上对他多加安慰,使他能早日完全健康,是我们的最大希望。

我最近因公事到南京住了六天,昨天才回来,在南京接触到一些高等院校的教师,一致反映,对夏衍先生在文学评论上的那篇宏文印象不佳。听说安徽文艺本期计划发两篇为光人兄文艺思想辩护的文章,因接到中央指示,说是此问题中央将有统一口径的文字,地方不宜在中共前发表自己的文章,因此文章被抽出云。我在南京临时借到美国人夏志清写的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香港译本,其中对光人兄的历史情况和 55 年事件的分析都有详尽的材料和论述,此书在国外评价甚高(我去年在京时曾和绿原兄谈过此书,他那里当有英文本),凡此情况都可以和光人兄谈谈,帮助他在思想上开朗起来,同类性质的文案,如鲁迅研究出的“鲁迅研究动态”上楼适夷等三文和吴奚如在“武汉师院汉口分部校刊”上的文章《漫谈左联史事》等文,都可以为光人兄谈谈,这些都是社会舆论,经过多年的苦难磨炼,人们的眼睛睁开了,对人对事都能用实践来检验和看待,对于某些妄想继续假借名义、愚弄群众的人,人民和历史是不会饶恕他们的。夏衍公的缺点,就在于他脱离现实,把 70 年代看成 50 年代。

上海的遗留问题,55 年被株连的人,已开始宣布改正。在我去南京前一日,上海公安局来人宣布了给任敏的平反决定,她被定为所谓“影响分子”,说经过复查证明是错的,予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与原工资级别。她在 58 年底,即从牢中释放近三年时,被流放到青海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在一个山沟里教小学一年多,又以翻案不满等罪名被捕关押二年,被捕时她的生活品全部被藉没,关了二年后,被放出,说是原判刑十年,因大赦放出后

^① 先生 1980 年 6 月 8 日日记:“今天是 6 月 8 日;4 日下午从南京回来,在那里住了 6 天,为巴集出版事忙碌,同时也概观地看了南京。”(《解冻时节》,第 210 页)——编者。

派在了一个工厂劳动,每月给28元生活费,自然灾害期间,她又被下放到我的家乡种地,分文无有。何满子也宣布平反,我的学生二十多人,也被定为“影响分子”,也已纷纷平反,我因这几天不在上海,还不知道炳中兄的情况,对于我,公安局来说,要由法院出面办理,因为我被定为所谓“骨干分子”被上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实际上服刑了二十四年。

路翎兄近况如何在念。在去年在京曾和他喝过两回酒,如问题得到处理,经济上宽裕一些,到什么地方休养一个时期,他是完全可以恢复写作的。

匆此

祝健!并请您注意身体,乐观地面向生活。

问晓山晓风都好!

任敏附笔

芳
5日

二、07/22^①

北京近日有信否,思念,今天接到我哥哥信,内云:“你的落实政策问题,将会是解决得很彻底的,不必悬念,胡风一案肯定是个错案。历史情况确甚复杂,只要完全平反便好。”这样看来,胡案像已定好调子,是个错案,与反右派的调子不同。吾人且拭目以待,看什么时候宣布以及如何宣布。

专此奉闻,即候

暑安!问卓越好。

任敏附笔

芳 7.22 夜

三、07/25^②

光人兄:

前几天在炳中处看到你口授,由梅志兄写的信。知道你已痊愈出院并能阅读和写作,我们和上海的友人们都很高兴。柏山同志已开过追悼会,事前由炳中给治丧办公室写了信,请他们代你和梅志兄以及我们夫妇和炳中都送个花圈。但未见答复,事后听说,发论文的名单受到严格控制,不能由家属做主。但我们的心意算到了。上海两报都发有纪事新闻,以及一些军政人物的追念文章,现在把收到的材料(不全)寄你们一阅。

55年案上海大都处理了,上海公安局来说,我得由法院处理,因为我是在66年4月间由上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才释放的,所以得由法院办理云。半年前,复旦大学党委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对我说,我的复查由法院委托他们复查,他们已把复查结果送交法院了。那时他们还说,当时受我牵连的复旦同学有二十多人,被定为所谓“影响分

^① 先生1980年7月22日日记载有相似内容:“大哥信内谈的是小燕婚事,信末说:‘你的落实政策问题,将会解决得很彻底的,不必悬念。胡风一案肯定是个错案,历史情况甚为复杂,只要完全平反便好。’看样子,胡案已定了调子。”(《解冻时节》,第228页)。这封信(或是便条)没有称呼,估计是给耿庸的,当时似乎胡风等北京来信主要是寄给耿庸、何满子。1980年7月23日日记有“寄炳中一信”,这封信也可能后来由耿庸等转寄给胡风。——编者。

^② 先生1980年7月25日日记:“下午睡后,写信三封,一致光人兄,……”(《解冻时节》,第229页)——编者。

子”，和任敏的罪名一样，这些被牵连的同学，此次也和任敏他们同时平反了，这样我就不着急了，恭候处理吧。

任敏正在办理退休和户口。她 60 年代在青海流放时期被关押时，被没收了一切生活用品，上海公安局已派人去青海追查此事，还无下文。

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帮助青中年教师编教材，杂事太多，现在已放暑假，才得空自己读些书。近年借到一本名叫 M. Goldman 写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文学》，是美国哈佛大学 1971 年出版，其中论述了由 30 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文艺界的论争情况，颇有参阅价值，我们打算择要译出，如能成为事实，当寄你一阅，我出来工作一年多，接触到不少这方面的国外材料，希望能加以收集整理，想来也有点意思的。

看来信，知道你在写《红楼梦》文章，我看这类文章还是留给那些愿意弄的人去搞吧，把有用的时间还是留着写些回忆性的文章，或许更有意义一些。

听说北京天气今年很热，望保重身体，注意饮食休息。

祝健 并候

梅志兄和晓风们好！

芳

7.24

任敏附候

四、10/12^①

梅志兄：

带去的灵芝草是黄山特产，可泡在酒内服用，或用冰糖，红枣煮成汤，像茶那样的吃。这种东西容易生虫，需要在日光下晒干，它对脑部气管，心肺都有好处。

一切由牛汉和你们面谈，灵芝草对光兄的身体恢复健康，是会有所补益的。

祝你们好！

芳敏

10.12 日

1981 年

一、03/03

梅志兄：

久不写信，祝你们春节过的愉快，合家在新居里过个团圆年，风兄在温暖的家庭中生活，想来健康上会得到长足的进步的，这也是我们的祝愿。

我们春节里也人来客往地忙了一阵子。我还因此生了场小病，所幸现在好了，加上在学校工作杂事太多，把应该写的信一直这么摆着。我们的搬家问题，学校要我们在春

① 先生 1980 年 10 月 13 日日记：“昨日礼拜，上午 9 时偕小姚去炳中处，不久王戎、小顾夫妇皆来。由小叶爱人办厨，小叶去接牛汉。12 时许牛来，在此午餐。饭前敏陪王戎上街给胡公买了些食品和我们带来的福寿酒、灵芝等一块托牛汉带京。”（《解冻时节》，第 258 页）——编者。